

第一卷 懲貪色 好才郎貪色破鈔 犯色戒鬼磨悔心

詩曰：

情寵嬌多不自由，驪山舉火戲諸侯。

祇知一笑傾人國，不覺胡塵滿玉樓。

這首詩是胡僧的，專道昔日周幽王寵個妃子，名褒姒。那幽王千方百計去媚她，因要取她一笑而不可得，乃把驪山下與諸侯為號的烽火，突然燒起來。那些諸侯祇道幽王有難，都統兵來救援。及到其地，卻寂然無事。褒姒其時呵呵大笑。後來犬戎起兵來寇，再燒烽火，諸侯皆不來救，犬戎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。

又春秋時有個陳靈公，私通夏徵舒之母夏姬，日夜至其家飲酒作樂。徵舒愧恨，因射殺靈公。

後來隋朝又有個煬帝，也寵蕭妃之色。要看揚州景致，用麻叔謀為帥，起天下民夫百萬，開汴河一千餘里，役死人夫無數。造鳳艦龍舟，使宮女兩岸牽拖，樂前聞於百里。後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，斬煬帝於吳公台下。

至唐明皇寵愛貴妃之色，那貴妃又與安祿山私通，被明皇撞見，釵橫鬢亂，從此疑心，遂將祿山除在漁陽地面，做節度使。那祿山思念楊妃，舉兵反叛。明皇無計奈何，祇得帶了百官逃難至馬山下，兵阻，逼死了楊妃。虧了郭令公血戰，纔得恢復兩京。

你道這幾個官家，都祇為愛色，以致喪身亡國。如今愚民小子，便當把色慾警戒方是。你說戒那色慾則甚？我今說一個青年子弟，祇因不戒色，戀著一個婦人，險些兒害了一條性命，丟了潑天家私，驚動新橋市上，編成一本新聞。

話說宋朝臨安府，去城十里，地名湖墅，出城五里地，地名新橋。那市上有個富戶姓雲名錦，媽媽潘氏，祇生一子，名喚雲發。娶妻金氏，生得四歲一個孫兒。那雲錦家中巨富，放債積穀，果然金銀滿筐米穀堆倉。又去新橋五里，地名灰橋，市上新造一所房屋，外面作成鋪面。令子雲發僱一個主管幫扶，開下一個鋪子。家中收下的絲綿，發在鋪中，賣與在城機戶。雲發生來聰俊，粗知禮儀，做事朴實，不好花哄。因此雲錦全不慮他。

那雲發每日早晨到鋪中賣貨，天晚回家。這鋪中房屋祇佔得門面，裏頭房屋俱是空的。忽一日，因家中有事，直至傍午方到鋪中。無甚事幹，便走到河邊耍子。忽見河邊泊著兩隻船，船上有許多箱籠桌凳家伙。又有四五個人，將家伙搬入他店內空屋裏來。船上走起三個婦人：一個中年胖婦人；一個是老婆子；一個是少年婦人。盡走入屋裏來。祇因這伙婦人入屋，有分教雲發：

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雲發忙回來問主管，道：「甚麼人擅自搬入我屋來？」主管道：「她是在城人家，為因里役，一時間無處尋屋，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，暫住兩三日便去。正欲報知，恰好官人自來。」雲發聽了正欲發怒，祇見那小娘子走出來，斂衽向前，道個萬福，方開口道：「官人息怒，非干主管之事。是奴家一時事急，不及先來府上稟知，望乞恕罪。容住三四日，尋了屋就行搬去。至於房金，依例拜納，決不致欠。」雲發見她年少美貌，不覺動火，便放下臉來道：「既如此，便多住幾日也無妨，請自穩便。」婦人說罷，便去搬箱運籠。雲發看得心疼，也幫她搬了幾件家伙。那胖婦人與小婦人都道：「不勞官人用力。」雲發道：「在此空閑，相幫何妨。」彼此俱各歡喜。天晚雲發回家，吩咐主管：「須與裏面新搬來的說，寫紙房契來與我。」主管答應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雲發回到家中，並不把人搬來借住一事，說與父母知覺。當夜心心念念，祇想著小婦人。次日早起，換了一身好衣服，打扮齊整，叫小壽童跟著，搖搖擺擺走到店中來。那裏面走動的八老，見屋主來了，便來邀接進去吃茶，要納房狀。雲發便起身入去，祇見那小婦人，笑容可掬，迎將出來道個萬福，請入裏面坐下。雲發便到中間軒子內坐著。那老婆子和胖婦人，都來相見陪坐。坐間祇有三個婦人。雲發便問道：「娘子高姓？怎麼你家男子漢不見一個？」那胖婦人道：「拙夫姓韓，與小兒在衙門跟官。早去晚歸，官身不得相會。」坐了一會，雲發低著頭瞧那小婦人。這小娘子一雙俊眼，覷著雲發道：「敢問官人，青春多少？」雲發道：「虛度二十四歲，且問娘子青春？」那小婦人笑道：「與官人一緣一會，奴家也是二十四歲。城中搬來，偶遇官人，又是同庚，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了。」那老婦人和胖婦人，看見關目，推個事故，起身躲避了。

祇有二人對坐，那小婦人便把些風流話來引誘雲發。雲發心下雖愛她，亦不覺駭然，暗忖道：「她是個好人家，容她居住，誰想是這樣人物。」正待轉身出去，這個小婦人便走過來，挨著身邊坐住，作嬌作痴，說道：「官人，將你頭上的金簪子取下，借奴看一看。」雲發便除下帽子，正欲去找，這小婦人便一手按住雲發的頭髻，一隻手拔了金簪就起身道：「官人，我和你上樓去說句話兒。」一頭說，一頭逕走上樓去了。此時雲發心動，按捺不住，便也隨後跟了上樓討那簪子，叫道：「娘子還我簪子，家中有事，就要回去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與你是夙世姻緣，你不要假裝老實，願偕枕席之歡。」雲發道：「使不得！倘被人知覺，卻不好看。」便站住腳，思要下樓。怎奈那婦人放出萬種妖嬈，回轉身來攔住雲發，將尖尖玉手去扯雲發的褲子。那時，就任你是鐵石人，也忍不住了。雲發情興如火，便與他攜手上床，成其雲雨。霎時雲散雨收，兩個起來偎倚而坐。雲發且驚且喜，問道：「姐姐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奴家姓張，小字賽金。敢問官人，宅上做甚行業？」雲發道：「父母祇生我一身，家中販絲放債，新橋市上有名的財主。此間門首鋪子，是我自己開的。」賽金暗喜道：「今番纔得這個有錢的男子了。」

原來這婦人一家，是個隱名的娼妓，又叫做私窩子。家中別無生意，祇靠這一本帳討生活。那老婦人是胖婦人的娘，這賽金是胖婦人的女兒。在先，那胖婦人也嫁在好人家，因她丈夫無門生理，不能度活，不得已做這般勾當。賽金自小生得標緻，又識書會寫，當時已自嫁與人去了，祇因看娘學樣，在夫家做出事來，被丈夫發回娘家。事有湊巧，此時胖婦人年紀將上五旬，孤老，所得甚少，恰好得女兒接代，便索性大做了。

原在城中居住，祇為這樣事被人告發，慌了，搬來此處躲避。不想雲發偶然撞在她手裏圈套。安排停當，漏將入來，不由你不落水。怎的男兒不見一個，但有人到他家去，他父子即便避開。這個婦人，但貪她的便著她手，不知陷了幾多漢子。

當時賽金道：「我等一時慌忙搬來，缺少盤費。告官人，有銀子，乞借五兩，不可推故。」雲發應允，起身整好衣冠，賽金纔還了金簪。兩個下樓，仍坐在軒子內。雲發自思：「我在此耽擱甚久，恐外面鄰舍們談論。」又吃了一杯茶，即要起身，賽金留吃午飯。雲發道：「耽擱已久，不吃飯了，少刻就送銀子與你。」賽金道：「午後特備幾杯菜酒，官人不要見怪。」說罷，雲發道：

中。

祇見幾個鄰人都來和闕道：「雲小官人恭喜。」雲發紅了臉皮，說道：「好沒來由！有甚麼喜賀！」原來外邊近鄰，見雲發進去，那房屋卻是兩間六椽的樓屋，賽金祇佔得一間做房，這邊一間，就是絲舖上面，卻是空的。有好事者見雲發不出來，便伏在這邊空樓壁縫偷看。他們入馬之時，都看得明白親切。眾人見他臉紅嘴硬，內中那原張見的便道：「你尚要懶哩。拔了金簪子，上樓去做甚麼？」雲發被他說著，頓口無言，托個事故，起身便走出店。到娘舅潘家討午飯吃了。

踱到門前店中，借過一把戥子，將身邊買絲銀子秤了三兩，放在袖中。又閑坐了一回，捱到半下午，方復到舖中來。主管道：「裏面住的，方纔在請官人吃酒。」恰好八老出來道：「官人，你去哪裏閑耍，叫老子沒處尋。家中特備菜酒，祇請你主管相陪，再無他客，快請進去。」雲發就同主管，走到軒子下。看時，桌上已安排得齊齊整整。賽金就請雲發正席而坐，主管坐在橫頭，賽金朝上對坐。三人坐定，八老執壺斟酒。吃過幾杯酒、幾盤菜果，主管會意，托詞道：「年來掏摸甚多，天將晚了，我去收拾舖中什物去。」便脫身出來。

那雲發酒量亦淺，見主管去了，祇一女子相陪，有趣，便開懷暢飲。吃了十數杯，自知大醉，即將袖內銀子交與賽金，起身挽了賽金的手道：「我有句話和你說，今日做那個事，鄰舍都知道了，多人來打和闕。倘傳到我家父母知道，怎生是好！姐姐依著我說，尋個僻靜去住，我自時常看顧你，何如？」賽金道：「說得是，奴家就與母親商議。」說罷，免不得又做些乾生活。雲發辭別，囑咐道：「我此去再不來了，待你尋得所在，叫八老說知於我，我來送你起身。」說罷，雲發出來舖中，吩咐主管記帳，一徑自回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賽金送雲發去後，便把移居的話，備細說與父母知道，當夜各自安歇。次早起來，胖婦人吩咐八老，悄悄地打聽鄰舍消息。去了一會，八老回家哭道：「街坊上嘴舌甚是不好，此地不是養人的去處。」胖婦人道：「因在城中被人打攪，無奈移此。指望尋個好處安身，誰想又撞著不好的鄰舍。」說罷，歎了口氣，遂叫丈夫去尋房子不題。

話說雲發自那日回家，怕人嘴舌，瞞著父母，祇推身子不快，一向不到舖中去。主管自行賣貨。賽金在家，又著八老去招引舊時主顧來走動。那鄰舍起初，祇曉得雲發一個，恐子弟著手，尚有難容之意。次後見往來不絕，方曉得是個大做的。內中有生事的道：「我們俱是好人，如何容得這等蠶豐的。常言道：近姦近殺。倘爭鋒起來，致傷殘命，也要帶累鄰舍。我們鳴起鑼來，逐他去罷！」那八老聽得此言，進去向家中人說知。

胖婦人聽得，甚沒出氣處，便對老娘道：「你七老八老，怕著誰的？兀不去門前，叫罵那些短命多嘴的鴨黃兒去？」那老婆子果然就走到門前叫罵道：「哪個多嘴賊鴨黃兒，在這裏學放屁，若還敢來應我的，拼這條老性命結識他！哪個人家沒親眷來往？輒敢臭語污人、背地多嘴，是何道理？」其時，鄰舍們聽得，道：「這個出精老狗，不說自家幹那事，倒來欺鄰罵舍！」內中有個開雜貨店的沈一郎，正要去應對婆子，又有個守分的張義明攔住道：「且由她！不要與這垂死的爭氣，早晚趕她起身便了。」那婆子罵了幾聲，見無人睬她，也自入去了。

然後眾鄰舍來與主管，說道：「這一家人來往，都是你沒分曉，反受她來。她如今不說自家理短，反叫老婆子門外叫罵！你是都聽得的。我們明日到你主家，說與雲大官知，又分付不可與他父母知覺。」

八老領諾，走到新橋市上尋著雲宅，站在對門候著。不多對雲發出來，看見八老，忙引他到別家門首問道：「你來有甚話說？」八老道：「家中要搬在城內，游奕營羊毛寨南橫橋街上去住。逕叫我來說知。」雲發道：「如此最好，明日我准來送你家起身。」八老說了辭回。

次日雲發已牌時分，來到灰橋市上。舖里坐下，主管將逐日賣絲的銀子，算了一回。然後到里面與賽金母子敘了寒溫，又于身邊取出一封銀子，說道：「這三兩銀子，助你搬屋之費，此後我再去看你。」賽金接了，母子稱謝不盡。雲發起身，看過各處。見箱籠家伙，都搬下船了。賽金問道：「官人，我去後，你幾時來看我？」雲發道：「我回家還要針灸幾穴火，年年如此，大約半月日止，便來相望。」賽金母子滴淚別雲發而去。正是：

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

且說雲發原有害夏的病：每遇炎天，便身體疲倦，形容消減。此時正六月初旬，因此請個醫人，在背後針灸幾穴火，在家調養，出門不得。雖思念賽金，也祇得丟下不提。

話說賽金，從五月十七搬在橫橋街住下。不想那條街上，俱是營里軍家，不好那道的。又兼僻拗，一向沒人走動。胖婦人向賽金道：「那日雲小官，許下半月就來，如今一月怎不見來？」賽金道：「莫不是病倒了，或者他說甚麼針灸，想是忌暑不來。」遂與母親商議：「教八老買兩個豬肚磨淨，把糯米蓮肉灌在裏面，安排爛熟。賽金便寫起封字道：

賤妾賽金再拜。謹啟情郎雲官人，自別尊顏，思慕不忘。向蒙期約，妾倚門凝望，不見降臨。貴體灸火疼痛，妾坐臥不安，不能代替。謹具豬肚二枚，少申問安之意，幸希笑納。不宣。

寫罷，折成簡子，將紙封了。豬肚裝在盒裏，叫八老囑道：「你從他舖中一路而去，見了雲小官，便交他親收。」

八老攜了提盒，懷著簡書走。出武林門，到灰橋市舖外，看將入去，不見雲小官。便一逕到新橋市上，雲發門首坐著。祇見他家小廝壽童到僻靜處，說道：「我特來見你官人說話，可與我通知。」壽童遂轉身進去，不多時雲發出來，八老慌忙作揖道：「官人，且喜貴體康健。」雲發道：「好阿公，你盒子裏甚麼東西？」八老即道知來意，雲發遂引他到個酒樓上，坐定問道：「你搬在那裡，可好麼？」八老道：「甚是消索。」遂於懷中取出柬封，遞與雲發。雲發接來看了，藏在袖中。揭開盒子，拿一個肚子，叫酒博士切做一盤，分付燙兩壺酒來。雲發又買了張帖子，索筆硯一面陪八老吃酒，一面寫回書。吃完了酒，又向身邊取出一錠銀子，約有三兩上下，并回書交與八老道：「多多拜覆五姐，過一二日，我定來相望。這銀子送與你家盤費。」八老受了，起身下樓而去。天晚到家，將銀柬俱付賽金。賽金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發頓首，覆愛卿張賽金娘子妝次。前曾多蒙厚意，無時少忘。所期正欲趨會，因賤軀灸火，有失前約。茲蒙重惠佳肴，不勝感感。相會祇在二三日間。此須白物，權表微情，伏乞收入。雲發再拜。看畢，母子歡喜不題。

再說雲發，在酒店拿了一個豬肚歸家。悄悄地到自己臥房，對妻子道：「這個熟肚子，是個相知的機戶送與我吃的。」當晚就將那熟肚與妻子在房中吃了。不令父母知覺。

過了兩日，雲發起個早，告知父母要去查舖。討一乘兜橋坐了，命壽童打傘跟隨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賽金斷送了他的性命。正是：

二八佳人體是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裏教君骨髓枯。

雲發上橋，不覺早到灰橋市上，進了舖，主管相見。雲發一心在賽金身上，坐了片時便起身，分付主管道：「我入城去，收些機戶賒帳，然後回來，算你賣賬。」主管明佑他要到那去處，但不敢攔阻，祇得道：「官人貴體新痊，不可別處閑走，恐生他疾。」

雲發不聽，一徑上橋，在路預先分付轎夫：「進艮山門，迤邐羊毛寨南橫橋。尋問湖市搬來張家店面，指示壽童前去敲門。裏面八老出來開門，見了雲發忙入去報知。賽金母子迎接，雲發下轎，說道：「貴人難見面，今日甚風吃得到此？」雲發歡然裏面坐下，敘了別情，茶罷。賽金道：「官人看看奴家臥房。」雲發便同他到樓上坐下。兩個無非說些深情密語。當下安排酒肴，兩人對飲。雲發情興如火，相抱上床。事畢，起來洗手。更酌，又飲數杯。雲發因炙火在家，一月不曾行事。今見了賽金，豈肯一次便休。這雲發也是合當，不禁情興復發，下面硬個不了。扯了賽金上床，又丟一次。正是：

爽口物多纔作疾，快心事過便為殃。

此時雲發自覺神思散亂，困倦異常，便倒在床上睡了。賽金也陪睡在旁邊。卻說雲發睡了，方合眼，便聽有人叫「雲小官你這般好睡。」雲發睡眼見一個胖大和尚，身披舊褊衫，赤腳穿鞋，腰束黃絲條。對著雲發道：「貧僧是桑萊水月寺主持，因為死了徒弟，特來勸化官人，棄俗出家。與我做個徒弟何如？」雲發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好沒分曉。我父母半百之年，止生我一人，如何出得家？」和尚道：「你祇好出家，若貪享榮華，定然夭壽，依貧僧說，跟我去罷。」雲發道：「胡說，這是婦人臥房，你怎麼也敢到此。」那和尚瞪著眼喝道：「你去也不去？」雲發也罵道：「你這禿驢，好沒道理。祇管纏我則甚？」和尚大怒，扯住雲發便走。及走到樓梯邊，雲發叫屈起。被和尚盡力一推，便倒下樓去，撒然驚覺，出一身冷汗。開眼時，賽金還未醒。雲發連叫奇怪，賽金也醒來道：「官人好睡，便歇了明早去罷。」雲發道：「家中父母計掛，我要回去，另日再來。」賽金細看雲發，顏色大是不好，不敢強留。雲發下樓，想著夢裏，又覺心驚。遂辭了賽金母子，急急上轎。

天色將晚，肚裏又漸疼起，真個過活不得。此時自怨自艾，巴不能到家，分付轎夫快走。挨到自家門首，疼不可忍。下轎來，走入裏面，逕奔樓下，坐在馬桶大便。痛一陣，撒一陣，撒出的都是血水。及上床，便頭眩眼花，四肢倦軟，百骨酸疼。那雲錦見兒子面青失色，奔上樓去，吃了一驚。亦上樓問道：「因甚這般模樣？」雲發假推在機戶家，多吃幾杯。睡後口渴，又吃冷水，肚疼作泄。說未了，咬牙寒戰，渾身冷汗如雨，身如火熱。雲錦忙下樓請醫來看，醫人道：「脈氣將絕，此病難醫。」雲錦再三哀告，醫人道：「此病非干泄瀉，乃色欲過度，耗散元氣。若服藥後，熱退脈起，則有生意，我再來醫。」于是撮了藥，自去。父母再三盤問，雲發祇是不語。

將及初更，服了藥，伏枕而臥。忽見日間所夢和尚又至。立在床邊叫道：「雲發，你強熬則甚？不如早跟我去。」雲發祇不應他。那和尚便不由分說，將身上黃絲條套在雲發頸上，扯住就走。雲發扳住床櫃，大叫一聲，驚醒，又是一夢。開眼看時，父母妻子俱在面前。父母問道：「我兒，因甚驚醒？」雲發自覺神思散亂，料捱不過，祇得將賽金之事，並所夢和尚，始末一一說了。說罷，哭將起來。父母妻子盡皆淚下。父親見病已至此，不敢埋怨他，但把言語寬解。雲發昏迷幾次復蘇，泣謂渾家道：「你須善待公姑，好看幼子。絲行資本，盡勾過活。」其妻哭道：「且寬心調理，不要多慮。」雲發嘆了口氣，喚丫鬟扶起，對父母道：「兒不能復生矣。也是年命厄，雖悔何及。傳與少年子弟，不要學我非為，害了性命。我若死後，將屍丟在水中去，方可謝拋妻棄子、不顧父母之罪。」言訖方纔合眼，和尚又在面前，雲發哀告道：「我師，我與你有甚冤讎，不肯放我？」那和尚道：「我祇因犯了色戒，死在彼處，不得脫離。昨日偶見你與那女子，白晝交歡。我一時心動，便想你做個頂替。」言罷而去。

雲發醒來，又將這話說與父母。雲錦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慌忙在門外街上，焚香點燭，擺列羹飯，望空拜告：「求禪師大發慈悲，放回我兒，親去設醮追拔。」祝罷，燒化錢紙。回到樓上，見兒子睡著。忽然翻身，坐將起來睜著眼道：「雲錦，我犯如來色戒，在羊毛寨尋了自盡。你兒子也來那裡淫欲，我所以想要你兒子，仍在羊毛寨等你。果來荐拔，能得脫生，永不來了。」雲錦即合掌作禮。雲發忽灑然而覺，顏色復舊。身上已住了熱，及下床解手，便不瀉了。天明請原醫來看，說道：「六脈已復，定然得生，恭喜了！」撮下藥，調理數日，果然痊好。

雲錦即請幾位僧人，在羊毛寨賽金家，做一晝夜道場。祇見賽金一家做夢：見個胖和尚帶了一條拉杖去了。雲發將息半年，依舊在新橋市上生理。那八老來尋，竟一直謝絕，永不復去，一日，與主管說起舊事，不覺追悔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切莫貪色，我幾乎把條性命，平白害了。」自此以後，生男育女，常常訓誡，不可貪色好淫。後來壽得八十之外而終。看官們，牢記此段，以誡子弟。勿謂野史，無益於人，不必寓目也。

[返回 >> 八段錦 >>](#)

本書始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